第六回 乡绅发病闹船家 寡妇含冤控大伯

话说严监生临死之时，伸着两个指头，总不肯断气；几个侄儿和些家人都来讧乱[[1]](#footnote-1)着问，有说为两个人的，有说为两件事的，有说为两处田地的，纷纷不一；只管摇头不是。赵氏分开众人，走上前道：“爷，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。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，不放心，恐费了油。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。齐评：小可见大，即以灯草为传家之宝亦何不可。天二评：如君真知心。说罢，忙走去挑掉一茎。众人看严监生时，点一点头，把手垂下，登时就没了气黄评：世间实有此等人，休言刻毒，我服先生真写得出。合家大口号哭起来，准备入殓，将灵柩停在第三层中堂内。

次早着几个家人小厮满城去报丧。族长严振先领着合族一班人来吊孝，都留着吃酒饭，领了孝布回去。赵氏有个兄弟赵老二在米店里做生意，侄子赵老汉在银匠店扯银炉，这时也公备个祭礼来上门。僧道挂起长幡，念经追荐。赵氏领着小儿子，早晚在柩前举哀。伙计、仆从、丫鬟、养娘[[2]](#footnote-2)，人人挂孝。门口一片都是白。

看看闹过头七，王德、王仁科举回来了，齐来吊孝，留着过了一日去。又过了三四日，严大老官也从省里科举了回来。几个儿子都在这边丧堂里。大老爹卸了行李，正和浑家坐着，打点拿水来洗脸，早见二房里一个奶妈，领着一个小厮，手里捧着端盒和一个毡包，走进来道：“二奶奶顶上[[3]](#footnote-3)大老爹，知道大老爹来家了，热孝在身[[4]](#footnote-4)，不好过来拜见。这两套衣服和这银子，是二爷临终时说下的，送与大老爹做个遗念。就请大老爹过去。”

严贡生打开看了，簇新的两套缎子衣服，齐臻臻的二百两银子，满心欢喜天二评：此谓亲弟兄。随向浑家封了八分银子赏封黄评：好大出手。递与奶妈，说道：“上覆二奶奶，多谢，我即刻就过来。”打发奶妈和小厮去了，将衣裳和银子收好，又细问浑家，知道和儿子们都得了他些别敬，这是单留与大老官的。问毕，换了孝巾，系了一条白布的腰绖，走过那边来。到柩前叫声“老二”，干号了几声，下了两拜。赵氏穿着重孝，出来拜谢；又叫儿子磕伯伯的头，哭着说道：“我们苦命！他爷半路里丢了去了，全靠大爷替我们做主！”严贡生道：“二奶奶天二评：称二奶奶。黄评：叫得响，银子衣服之功不小。人生各禀的寿数。我老二已是归天去了，你现今有恁个好儿子，慢慢的带着他过活，焦怎的？黄评：此时却不焦。赵氏又谢了，请在书房，摆饭请两位舅爷来陪。

须臾，舅爷到了，作揖坐下。王德道：“令弟平日身体壮盛，怎么忽然一病就不能起，我们至亲的也不曾当面别一别，甚是惨然！”严贡生道：“岂但二位亲翁，就是我们弟兄一场，临危也不得见一面。但自古道：‘公而忘私，国而亡家。’我们科场是朝廷大典，你我为朝廷办事，就是不顾私亲，也还觉得于心无愧。齐评：好乡绅口气。天二评：正与二王、张静斋辈一鼻孔出气。亦可云大义灭亲。王德道：“大先生在省，将有大半年了？”严贡生道：“正是；因前任学台周老师举了弟的优行，又替弟考出了贡。他有个本家在这省里住，是做过应天巢县的，所以到省去会会他。不想一见如故，就留着住了几个月，又要同我结亲，再三把他第二个令爱许与二小儿了。黄评：此是真话。王仁道：“在省就住在他家的么？”严贡生道：“住在张静斋家。他也是做过县令，是汤父母的世侄；因在汤父母衙门里同席吃酒认得天二评：看书的却记得关王小二家猪的那一日在关帝庙里三公同席。相与起来。周亲家家，就是静斋先生执柯作伐[[5]](#footnote-5)。”王仁道：“可是那年同一位姓范的孝廉同来的？天二评：补笔。严贡生道：“正是。”王仁递个眼色与乃兄道：“大哥，可记得就是惹出回子那一番事来的了。”王德冷笑了一声。

一会摆上酒来，吃着又谈。王德道：“今岁汤父母不曾入帘[[6]](#footnote-6)？”王仁道：“大哥，你不知道么？因汤父母前次入帘，都取中了些‘陈猫古老鼠’的文章，不入时目，所以这次不曾来聘。今科十几位帘官，都是少年进士，专取有才气的文章。”严贡生道：“这倒不然。才气也须是有法则，假若不照题位[[7]](#footnote-7)，乱写些热闹话，难道也算有才气不成齐评：这话倒不错，所以二王不接口矣。就如我这周老师，极是法眼，取在一等前列，都是有法则的老手，今科少不得还在这几个人内中。”严贡生说此话，因他弟兄两个在周宗师手里都考的是二等。二人听这话，心里明白，不讲考校的事了。酒席将阑，又谈到前日这一场官事：“汤父母着实动怒，多亏令弟看的破，息下来了。天二评：亦因其自云相与汤父母，故意挑他痛处。看的破者，赔钱也。严贡生道：“这是亡弟不济。若是我在家天二评：公何以不在家？。和汤父母说了，把王小二、黄梦统这两个奴才，腿也砍折了黄评：实系老面皮。一个乡绅人家，由得百姓如此放肆！”王仁道：“凡事还是厚道些好。齐评：这话更不错，所以严大不接口矣。严贡生把脸红了一阵天二评：白吃他挑拨，又无可报复，脸之所以红也。又彼此劝了几杯酒。奶妈抱着哥子出来道：“奶奶叫问大老爹，二爷几时开丧？又不知今年山向可利，祖茔里可以葬得，还是要寻地？费大老爹的心，同二位舅爷商议。”严贡生道：“你向奶奶说，我在家不多时耽搁，就要同二相公到省里去周府招亲天二评：也算是公而忘私，国而忘家。你爷的事托在二位舅爷就是。祖茔葬不得，要另寻地，等我回来斟酌。”说罢，叫了扰，起身过去。二位也散了。

过了几日，大老爷果然带着第二个儿子往省里去了。赵氏在家掌管家务，真个是钱过北斗，米烂成仓，僮仆成群，牛马成行，享福度日天二评：兴头。不想皇天无眼黄评：费尽心机，其实快活，奈皇天无眼何。不祐善人，那小孩子出起天花来，发了一天热，医生来看，说是个险症，药里用了犀角、黄连、人牙[[8]](#footnote-8)，不能灌浆[[9]](#footnote-9)，把赵氏急的到处求神许愿，都是无益天二评：不意神佛同王德王仁一样。到七日上，把个白白胖胖的孩子跑掉了。赵氏此番的哭泣，不但比不得哭大娘，并且比不得哭二爷，直哭得眼泪都哭不出来齐评：句有勾映。天二评：可曾满地打滚？。整整的哭了三日三夜，打发孩子出去。叫家人请了两位舅爷来商量，要立大房里第五个侄子承嗣，二位舅爷踌躇道：“这件事，我们做不得主齐评：来了。况且大先生又不在家，儿子是他的，须是要他自己情愿，我们如何硬做主？”赵氏道：“哥哥黄评：少叫“哥哥”了。你妹夫有这几两银子的家私，如今把个正经主儿去了，这些家人小厮都没个投奔，这立嗣的事是缓不得的齐评：赵氏颇有经纬，所以竟能与严老大打对。知道他伯伯几时回来？间壁第五个侄子才十一二岁，立过来，还怕我不会疼热他，教导他。他伯娘听见这个话，恨不得双手送过来黄评：不急不急。就是他伯伯回来，也没得说齐评：到底妇人家眼光不亮。你做舅舅的人，怎的做不得主？”王德道：“也罢，我们过去替他说一说罢。”王仁道：“大哥，这是那里话？宗嗣大事，我们外姓如何做得主黄评：王仁乖甚。如今姑奶奶若是急的很，只好我弟兄两人公写一字，他这里叫一个家人连夜到省里请了大先生回来商议。天二评：毕竟小王有见识。王德道：“这话最好，料想大先生回来也没得说。”王仁摇着头笑道：“大哥，这话也且再看，但是不得不如此做。天二评：小王颇刁。赵氏听了这话，摸头不着，只得依着言语，写了一封字，遣家人来富连夜赴省接大老爹。

来富来到省城，问着大老爹的下处在高底街。到了寓处门口，只见四个戴红黑帽子的，手里拿着鞭子，站在门口黄评：奇。吓了一跳，不敢进去。站了一会，看见跟大老爹的四斗子出来，才叫他领了他进去。看见敞厅上，中间摆着一乘彩轿，彩轿旁边竖着一把遮阳，遮阳上贴着“即补县正堂”。四斗子进去请了大老爹出来，头戴纱帽，身穿圆领补服，脚下粉底皂靴，来富上前磕了头，递上书信。大老爹接着看了，道：“我知道了。我家二相公恭喜，你且在这里伺候。”来富下来，到厨房里，看见厨子在那里办席。新人房在楼上，张见摆的红红绿绿的，来富不敢上去。直到日头平西，不见一个吹手来。二相公戴着新方巾，披着红，簪着花，前前后后走着着急，问吹手怎的不来。大老爹在厅上嚷成一片声，叫四斗子快传吹打的。四斗子道：“今日是个好日子，八钱银子一班叫吹手还叫不动，老爹给了他二钱四分低银子[[10]](#footnote-10)，又还扣了他二分戥头[[11]](#footnote-11)，又叫张府里押着他来；他不知今日应承了几家，他这个时候怎得来？齐评：妙语。大老爹发怒道：“放狗屁！快替我去！来迟了，连你一顿嘴巴！”四斗子骨都着嘴，一路絮聒了出去，说道：“从早上到此刻，一碗饭也不给人吃，偏生有这些臭排场！齐评：的评。天二评：许多装腔作势只“臭排场”三字尽之。说罢，去了。

直到上灯时候，连四斗子也不见回来，抬新人的轿夫和那些戴红黑帽子的又催的狠，厅上的客说道：“也不必等吹手，吉时已到，且去迎亲罢。”将掌扇掮起来，四个戴红黑帽子的开道，来富跟着轿，一直来到周家。那周家敞厅甚大，虽然点着几盏灯烛，天井里却是不亮。这里又没有个吹打的，只得四个戴红黑帽子的，一递一声，在黑天井里喝道，喝个不了。来富看见，不好意思，叫他不要喝了。周家里面有人吩咐道：“拜上严老爷，有吹打的就发轿，没吹打的不发轿。”正吵闹着，四斗子领了两个吹手赶来，一个吹箫，一个打鼓，在厅上滴滴打打的，总不成个腔调齐评：实在好听。天二评：正与四个喝道之声相应和，绝调。两边听的人笑个不住。周家闹了一会，没奈何，只得把新人轿发来了。新人进门，不必细说。

过了十朝，叫来富同四斗子去写[[12]](#footnote-12)了两只高要船。那船家就是高要县的人，两只大船，银十二两，立契到高要付银。一只装的新郎、新娘，一只严贡生自坐。择了吉日，辞别亲家，借了一副“巢县正堂”的金字牌，一副“肃静”、“回避”的白粉牌，四根门枪，插在船上；又叫了一班吹手，开锣掌伞，吹打上船。船家十分畏惧，小心伏侍，一路无话。

那日将到了高要县，不过二三十里路了齐评：猛然想起一事来。严贡生坐在船上，忽然一时头晕上来，两眼昏花，口里作恶心，哕出许多清痰来黄评：头晕、眼花、恶心不可考，“痰”却可考。来富同四斗子，一边一个，架着膊子，只是要跌。严贡生口里叫道：“不好！不好！”叫四斗子快丢了去烧起一壶开水来。四斗子把他放了睡下，一声不倒一声的哼。四斗子慌忙同船家烧了开水，拿进舱来。严贡生将钥匙开了箱子，取出一方云片糕来，约有十多片，一片一片，剥着吃了几片，将肚子揉着，放了两个大屁，登时好了齐评：原来如此！天二评：何处得来此急屁。两个大屁却来凑趣。黄评：“屁”亦可考，但何得如此现成。剩下几片云片糕，阁在后鹅口板上，半日也不来查点。那掌舵驾长害馋痨，左手扶着舵，右手拈来，一片片的送在嘴里了天二评：假使舵工不吃，不知严老大更有何术。严贡生只作不看见黄评：正要你吃。

少刻，船拢了马头。严贡生叫来富着速叫他两乘轿子来，摆齐执事，将二相公同新娘先送了家里去；又叫些马头上人来把箱笼都搬了上岸，把自己的行李也搬上了岸。船家、水手都来讨喜钱。严贡生转身走进舱来，眼张失落的，四面看了一遭，问四斗子道：“我的药往那里去了？黄评：先说一“药”字。四斗子道：“何曾有甚药？”严贡生道：“方才我吃的不是药？分明放在船板上的！”那掌舵的道：“想是刚才船板上几片云片糕。那是老爷剩下不要的，小的大胆就吃了。”严贡生道：“吃了好贱的云片糕！你晓的我这里头是些甚么东西？”掌舵的道：“云片糕无过是些瓜仁、核桃、洋糖、粉面做成的了，有甚么东西？”严贡生发怒道：“放你的狗屁齐评：你自己放屁，倒说别人放屁。我因素日有个晕病，费了几百两银子合了这一料药，是省里张老爷在上党做官带了来的人参，周老齐评：语语不离张老爷、周老爷，是胡屠户的口角，不知严贡老几时学来的。在四川做官带了来的黄连黄评：恰恰在这两省做官，亦巧矣哉。你这奴才！‘猪八戒吃人参果，全不知滋味’！说的好容易！是云片糕！方才这几片，不要说值几十两银子，‘半夜里不见了枪头子，攮[[13]](#footnote-13)到贼肚里’；只是我将来再发了晕病，却拿甚么药来医？你这奴才，害我不浅！”叫四斗子开拜匣，写帖子：“送这奴才到汤老爷衙里去，先打他几十板子再讲！”掌舵的吓了，陪着笑脸道：“小的刚才吃的甜甜的天二评：内中有黄连，应苦苦的。不知道是药，只说是云片糕。”严贡生道：“还说是云片糕！再说云片糕，先打你几个嘴巴！”

说着，已把帖子写了，递给四斗子；四斗子慌忙走上岸去，那些搬行李的人帮船家拦着，两只船上船家都慌了，一齐道：“严老爷，而今是他不是，不该错吃了严老爷的药；但他是个穷人，就是连船都卖了，也不能赔老爷这几十两银子。若是送到县里，他那里耽得住？如今只是求严老爷开恩，高抬贵手，恕过他罢。”严贡生越发恼得暴躁如雷。搬行李的脚子[[14]](#footnote-14)走过几个到船上来道：“这事原是你船上人不是，方才若不如是着紧的问严老爷要喜钱、酒钱，严老爷已经上轿去了—齐评：一语点醒，可见瞒不过旁人。天二评：脚子是当地头人，领略严老爷脾气久矣。严老爷意在赖船钱，非徒赖酒钱也。都是你们拦住那严老爷，才查到这个药。如今自知理亏，还不过来向严老爷跟前磕头讨饶！难道你们不赔严老爷的药，严老爷还有些贴与你不成？”众人一齐捺着掌舵的磕了几个头，严贡生转湾道：“既然你众人说，我又喜事匆匆，且放着这奴才，再和他慢慢算帐！不怕他飞上天去！”骂毕，扬长上了轿，行李和小厮跟着，一哄去了。船家眼睁睁看着他走去了齐评：丞相非在梦中，君自在梦中耳。

严贡生回家，忙领了儿子和媳妇拜家堂，又忙的请奶奶来一同受拜。他浑家正在房里抬东抬西，闹得乱哄哄的。严贡生走来道：“你忙甚么？”他浑家道：“你难道不知道家里房子窄鳖鳖的？统共只得这一间上房，媳妇新新的，又是大家子姑娘，你不挪与他住？”严贡生道：“呸！我早已打算定了，要你瞎忙天二评：自省城回来，在船中打算停当。二房里高房大厦的，不好住？”他浑家道：“他有房子，为甚的与你的儿子住？”严贡生道：“他二房无子，不要立嗣的？”浑家道：“这不成，他要继我们第五个哩。黄评：浑家太老实。严贡生道：“这都由他么？他算是个甚么东西！我替二房立嗣，与他甚么相干？”他浑家听了这话，正摸不着头脑齐评：与赵氏听了二王写信的话摸不着头脑对照。然而严大奶奶断不及二奶奶。只见赵氏着人来说：“二奶天二评：是二奶奶呀。听见大老爷回家，叫请大老爷说话，我们二位舅老爷，也在那边。”严贡生便走过来，见了王德、王仁，之乎也者了一顿，便叫过几个管事家人来吩咐：“将正宅打扫出来，明日二相公同二娘来住。”赵氏听得，还认他把第二个儿子来过继，便请舅爷，说道：“哥哥黄评：不要叫“哥哥”了。大爷方才怎样说？媳妇过来，自然在后一层，我照常住在前面天二评：做梦。才好早晚照顾，怎倒叫我搬到那边去；媳妇住着正屋，婆婆倒住着厢房，天地世间，也没有这个道理！”王仁道：“你且不要慌，随他说着，自然有个商议。齐评：王仁已明白了。黄评：此时即有银子亦无用矣。说罢，走出去了。彼此谈了两句淡话，又吃了一杯茶。王家小厮走来说：“同学朋友候着作文会。黄评：先安排下了，所以才来的。写出人情之恶之巧。二位作别去了天二评：事忙不及议礼。

严贡生送了回来，拉一把椅子坐下，将十几个管事的家人都叫了来吩咐道：“我家二相公，明日过来承继了，是你们的新主人，须要小心伺候。赵新天二评：赵新娘了。是没有儿女的，二相公只认得他是父黄评：二字早想定了。，他也没有还占着正屋的，吩咐你们媳妇子把群屋[[15]](#footnote-15)打扫两间，替他搬过东西去；腾出正屋来，好让二相公歇宿。彼此也要避个嫌疑：二相公称呼他‘新娘’，他叫二相公、二娘是‘二爷’、‘二奶奶’。再过几日，二娘来了，是赵新娘先过来拜见，然后二相公过去作揖。我们乡绅人家，这些大礼，都是差错不得的齐评：乡绅二字，如拳不离手，曲不离口。天二评：此番吩咐亦是在船中先打算的。黄评：正名定分，到底是乡绅人家不错。你们各人管的田房、利息帐目，都连夜攒造清完，先送与我逐细看过，好交与二相公查点；比不得二老爹在日，小老婆当家，凭着你们这些奴才朦胧作弊！此后若有一点欺隐，我把你这些奴才，三十板一个，还要送到汤老爷衙门里追工本饭米哩！”众人应诺下去，大老爹过那边去了。

这些家人、媳妇领了大老爹的言语，来催赵氏搬房；被赵氏一顿臭骂，又不敢就搬。平日嫌赵氏装尊作威作福，这时偏要领了一班人来房里齐评：世情实是如此。：“大老爹吩咐的话，我们怎敢违拗？他到底是个正经主子。他若认真动了气，我们怎样了得？黄评：难受难受。赵氏号天大哭，哭了又骂，骂了又哭，足足闹了一夜天二评：赵新娘亦颇泼悍。妇人本事不过如此？。次日，一乘轿子抬到县门口，正值汤知县坐早堂，就喊了冤。知县叫补进词来，次日发出：“仰族亲处覆。”

赵氏备了几席酒，请来家里。族长严振先，乃城中十二都的乡约[[16]](#footnote-16)，平日最怕的是严大老官，今虽坐在这里，只说道：“我虽是族长，但这事以亲房为主，老爷批处，我也只好拿这话回老爷。黄评：天下怕事族长大半如此。那两位舅爷，王德、王仁，坐着就像泥塑木雕的一般，总不置一个可否天二评：纲常上做工夫的人不肯轻出议论，纲常名教上做工夫的人不管闲事。黄评：好哥哥。那开米店的赵老二，扯银炉的赵老汉，本来上不得台盘；才要开口说话，被严贡生睁开眼睛，喝了一声，又不敢言语了。两个人自心里也裁划[[17]](#footnote-17)道：“姑奶奶平日只敬重的王家哥儿两个，把我们不偢不采；我们没来由，今日为他得罪严老大，‘老虎头上扑苍蝇’怎的？落得做好好先生。齐评：自是必然之势。把个赵氏在屏风后急得像热锅上蚂蚁一般，见众人都不说话，自己隔着屏风请教大爷，数说这些从前已往的话；数了又哭，哭了又数，捶胸跌脚，号做一片。严贡生听着，不耐烦道：“像这泼妇，真是小家子出身！我们乡绅人家，那有这样规矩！不要恼犯了我的性子，揪着头发臭打一顿，登时叫媒人来领出发嫁！天二评：此又失乡绅体面。赵氏越发哭喊起来，喊的半天云里都听见，要奔出来揪他，撕他天二评：当云要奔出与他拚命。是几个家人媳妇劝住了。众人见不是事，也把严贡生扯了回去。当下各自散了。

次日，商议写覆呈，王德、王仁说：“身在黉宫，片纸不入公门。齐评：好货。天二评：守本分好秀才呀。不肯列名。严振先只得混帐[[18]](#footnote-18)覆了几句话，说：“赵氏本是妾扶正，也是有的齐评：亏得这句，到底是王舅爷“大做”之力。据严贡生说与律例不合，不肯叫儿子认做母亲，也是有的。总候太老爷天断。”那汤知县也是妾生的儿子，见了覆呈道：“‘律设大法，理顺人情’，这贡生也忒多事了！”就批了个极长的批语，说：“赵氏既扶过正，不应只管说是妾。如严贡生不愿将儿子承继，听赵氏自行拣择，立贤立爱[[19]](#footnote-19)可也。天二评：汤父母不“心照”。严贡生看了这批，那头上的火直冒了有十几丈，随即写呈到府里去告，府尊也是有妾的，看着觉得多事，“仰高要县查案。”知县查上案去，批了个“如详缴”[[20]](#footnote-20)。严贡生更急了，到省赴按察司一状，司批：“细故赴府县控理。黄评：借状子不准，以便使严大进京。严贡生没法了，回不得头，想道：“周学道是亲家一族黄评：借此复递到范进。赶到京里，求了周学道在部里告下状来，务必要正名分！”只因这一去，有分教：多年名宿，今番又掇高科；英俊少年，一举便登上第。不知严贡生告状得准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1. 讧乱——乱哄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养娘——女仆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顶上——这里是拜上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热孝在身——亲丧或夫丧未久，最重的丧服还在身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执柯作伐——《诗经·伐柯》篇，“伐柯如何，匪斧不克”句下，有“取妻如何，匪媒不得”二句，后来一般就把做媒称为“伐柯”、“执柯”、“作伐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入帘——贡院办公处分内帘、外帘，内帘是看卷子的地方，“入帘”就是被聘为同考官的意思。下文的“帘官”，就指同考官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不照题位——不按照题目的要求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人牙——人齿烧成的灰末。从前中医拿它治某种症状的小儿痘陷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灌浆——天花出足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低银子——成色不足的银子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扣了他二分戥头——称细小贵重物的重量的一种小秤，叫做戥子。扣了他二分戥头，是说用戥子称银与人时少称了二分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写——这里是立约租雇的意思。旧日，车、船行承接生意，大都要写个包运无失的约据给租用的人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3. 攮（nǎn）——戳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4. 脚子——脚夫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4)
15. 群屋——主人所居的正屋以外的房屋。也叫群室、群房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5)
16. 十二都的乡约——“都”，从前乡镇下的一个区，“十二都”就是第十二区；奉官命处理一区轻微事故并按时做劝善宣传的一种义务职，名为“乡约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6)
17. 裁划——盘算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7)
18. 混帐——这里是不清不楚、胡里胡涂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8)
19. 立贤立爱——清朝律例：继父、母如果不满意他的继子，可以告官，另立一个他所认为贤能的或亲爱的。汤知县这话的意思，是说赵氏可以根据这条律例自由选择继子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9)
20. “如详缴”——详是下级呈与上级的文书的一种，“如详”就是说“依来呈办理”，“缴”是批文末尾“此缴”二字的略写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0)